

高考时光机

□钟声

不知不觉,我的高考竟已过去十年头。

趁着暑期放假,我回到家里休养几天,同村一个表妹刚刚高考结束,想在志愿填报和专业选择方面让我给她提供一点参考。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,难以担此重任,无奈盛情难却,只好硬着头皮上阵,权当以过来人的身份聊天而已。

我们这个村庄,以前每年都有好几个高考毕业生,大家凑在一起共享信息,嬉闹之间畅想未来。如今则起了变化,上了高中的学生往往在城里居住,逢年过节也难得回家一次,互相之间联系较少,更不用说见面交流了。

来到表妹家里,她也刚从城里赶回来。听爷爷说,为了更好地学习、生活,表妹在学校吃住,很少回家,全心全意备战高考,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。印象里我们并没有见过几次,她那瘦削的脸上是高中生特有的青涩和稚嫩,即使是在自己家里,拘谨的言行也显出她的腼腆。聊开之后,我才知道她和我念的是同一所小学,不过她入学时我已毕业。听她随口说出几个老师名字,我的脑海里一下子挤满了童年的回忆。可惜的是,大量的人口外流,这所乡村小学如今也陷入了生源不足的境地。

很快说到高考,她所在的那所中学竟有50个毕业班,如此庞大的考生群体,背后是多少家庭的付出和社会资源的倾斜。近年来的中学分流体系和教育制度改革,可谓箭在弦上,不得不发。我简单地向她介绍了一下院校的定位和专业的选择,看着表妹似懂非懂的神情,我突然想起十年前的自己,也是在这样的迷茫和焦虑中完成了志愿填报,之后孤身踏上开往外地的火车,一夜之间长成了大人。表妹说不久之后学校组织高中毕业典礼,问我有没有必要去参加。我笑着对她说:“去吧,有些同学,见了这次就可能没有下次了。”表妹有些不太相信,脸上带着迟疑,但还是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我想起十年前那个燥热的夏天,因为我们的课堂做了考场,所以毕业班的学生分散在几个阶梯教室里温习,从这一刻开始,班级就已经解散了。连续两

凌霄阁庙会

□卢瑾

与友人相约做客永新诗会,途经的宁都田埠乡东龙古村正举办客家民俗宴会,趁着离开信丰家门口的新鲜劲,我自然少不了去凑一番热闹。

东龙古村紧邻石城县,当地农闲之余庙会兴盛,久负盛名的当数凌霄阁庙会。自赣州市将凌霄阁庙会列为第一批非遗项目以来,东龙古村非常注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,戏剧、舞蹈、杂耍、说书等独具特色的文化娱乐活动不断兴起。



翠峰如簇 李广摄

天的高考,不过是三年之中无数次预演的终结。最后一场英语考试结束铃响后,收卷老师在教室里来回奔走,试卷与稿纸在他们手中唰唰作响。我站在走廊上看着远处的夕阳,内心并没有想象中的豪情万丈。这是惊雷到来前的最后一丝安宁,如湖面般平静的校园,片刻之后将变成一片欢腾的海洋,这段所有人朝着共同的目标并肩前行的青春岁月,一去不复返了。

我还清晰地记得,在学校的毕业典礼上,大家还是如往常一般,三三两两地谈天说地,仿佛第二天早自习的教室里,还能整齐地看见彼此的身影。遗憾的是,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相聚,又或者,所有人都心知肚明,只是不愿说出残忍的事实,加深离别的痛苦。于是,用模糊的双眼扫过三年来的种种留态,来不及好好道别,就朦朦胧胧地印在了初夏时光的记忆里,越长越大越明晰。

没有人永远十八岁,但永远有人十八岁。表妹当然不会懂得这些,她的目光完全被未知的前方所吸引,还没有到停下来驻足回望的时候。然而,“后之视今,亦犹今之视昔”,我向表妹提的这些建议,正如爷爷当初对我的嘱咐一样。前段时间,爷爷得病住院,他的几个高中老同学很是担心。爷爷康复之后,他们约饭局,我有幸作陪。今年是他们高中毕业六十二周年,高考的记忆已经太过久远,只能依稀记得那年全县一百多位高中生,考上大学的屈指可数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,正是自然灾害严重的时候,虽然整个社会粮食紧张,但学校还是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学生的口粮,让爷爷他们专心备考,有朝一日报效祖国。那时的同学关系,也是百业待兴年代最纯真的友谊,不仅是一起学习的伙伴,也是合作劳动的战友、思想共进的同志。

爷爷告诉我,那个时候的高考,不仅是学习成绩的测试,也是政治素养的检验,每个学生只能填报一个志愿学校,而大多数人选择的专业则是与国防相关的工学科目,建设国家、献身国防是多少青年学子的梦想啊!看着餐桌上回忆过去的耄耋老者,我的内心很是触动,每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高考记忆,那里更是青春年少的风华,是同窗旧友的情谊,是梦里相聚的葱茏校园,是脑海响起的琅琅书声,更是志存高远的家国胸怀。

吃完饭回家的路上,爷爷叹了口气告诉我,六十余年过去,那一届毕业生中不知还有几人在世,无论如何,一定要珍惜同学情谊。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,如果有时光机,我一定回到十年前把这些话告诉当时的自己。不过,更为务实的做法,是把这些嘱咐传达给刚刚高考完的表妹。

高考就像一个不断转动的圈,有人出去就有人进来,出去的人希望圆圆倒转,回到从前的时光;而进来的人则嫌它太慢,无时无刻不想加速逃离。可无论如何,高考总是不急不慢地迈着步子向前走,在地上留下一串串跋涉的足迹,如果你有时光机,请绕到岁月的身后,你会发现那条满是泥泞的小径上盛开着鲜花。

凌霄阁庙会起源于宋朝,农闲时节最为热闹,田埠乡以外,邻近的会同、固厚、长胜、竹竿、黄石、对坊等地,方圆数十里的商贩都会蜂拥而至,人们许愿祈福,购物赏玩,虔诚里透着热烈。宁都采茶戏、木棒槌戏、鼓舞等粉墨登场,台下观众欢声雷动,现场活脱脱成一幅烟火笙歌的民俗画卷。沿街摊位叫卖,出售各类手作、工艺品,各种特色美食让人垂涎三尺,你的肩膀擦着我的肩膀,我的鞋跟碰着你的鞋跟,活脱脱一幅“清明上河图”;卖小吃的李姨,做木雕的王叔、玩杂耍的汉子、唱戏的姑娘……

时代在进步,如今的庙会已不单纯是许愿祈福,展销商品也成了其特色亮点。人气带来沉浸式的商业体验:饿了,有小吃摊和饭店;困了,有茶座和旅社;孩子闹了,有玩具摊和游乐场。虽然这地处乡野,却能找到大城市没有的地方特色,麻雀虽小五脏全,服务内容丰富。庙会赋予凌霄阁特别的韵味,传统祭祀活动融入孝善文化、惩恶扬善主题。各大剧团、草台班子乃至广场舞者、腰鼓队,都在这里找到了一展身手的舞台,大家说说笑笑、唱唱跳跳,用生动的文艺展演,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。欢乐是可传染的,温暖了别人,也就愉悦了自己,这份快乐如春宵一刻值千金。



绿韵(油画)

徐文军作

我静静地伫立在堤岸上,看两条河交汇时的翻卷欢腾,看它们携手后的欣然南去。在遥远的地方,它们融入贡江,融入赣江,进入长江。

这两条河,一条叫梅江,源于零山脉的王陂漳。一条叫白鹿江,源于武夷山脉的鹰子岗。汇合之后,统称梅江。

几只鹭鸟,划过水面,飞向对岸的村庄。我的思绪,随着鹭鸟而落。

白鹿营

白鹿营的名字,来自白鹿江。相传,西汉中期,江畔驻扎着戍守和屯田的军队。那些兵农合一的汉子,时常看见一只白鹿下河饮水,然后悠悠然划水而过。白鹿渡江是祥瑞,于是汉武帝刘彻将河命名为白鹿江,驻屯地命名为白鹿营。

三百多年后,三国时吴嘉禾五年(公元236年),孙权决定在白鹿营建县,“析雩都东北陂阳乡白鹿营,置阳都县,隶庐陵郡。”三国归晋后,晋武帝太康元年(公元280年),改阳都为宁都,今县名宁都始于此。

隋开皇十八年(公元598年),宁都县治从白鹿营迁至梅江中游的雪竹坪。白鹿营作为县治,历两晋、南朝,县治史可谓久矣。

秦汉时期,白鹿江边居住的主要是百越之民。我不知道,两汉四百年间的光景里,白鹿江上过住了多少汉人,白鹿营里驻扎过多少军人。也不知道阳都立县后,县城里有过多少姓氏,多少烟户人丁。客家民系的形成,还是此后很遥远的事,但我有理由相信,那些与当地百越族有着语言和习俗隔膜的兵丁,是当地的第一代汉族居民,是庞大客家民系的根基。

白鹿江和梅江的水,年年雨季都会上涨,汹涌的浪潮,冲塌了古阳都低矮的城墙——老县城的历史册页,一些被波涛卷走,一些被深埋在厚厚的泥沙之中。

天气逐渐炎热起来,穿上女儿在父亲节为我买的T恤,感觉无比清爽,也深感家庭的温暖。转眼女儿已到结婚年龄,作为家长,对当前流行的适婚青年“结婚恐惧症”和“高额彩礼”现象也颇为关注。今天饶有兴致,将当年我和妻子的结婚故事分享给大家,只想说明一个道理:结婚是幸福的起点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,我大学毕业被安排在一个偏僻的乡镇工作,在当时纷纷“下海”的年代,多少同龄人削尖脑袋往沿海城市跑,自己十分清楚这一工作安排意味着什么。尽管心有不甘,但最终选择面对现实。

我和妻子是经别人介绍认识的,谈不上什么感情基础,纯属奔着结婚而去的。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,母亲早逝,成年后与老父亲相依为命,除了在县城初高中念了几年书,在城里没有其他亲戚,就连大学三年的学费也是通过勤工俭学和东拼西凑勉强读完。和妻子第一次见面,也是在乡政府十平方米左右的老家属房内,手头积蓄不到两千元。

妻子是县城人,家里在县城有自建房。与妻子交往半年时间,感觉她温柔体贴,岳父母又宽容热诚,我就搬到妻子家去住了,结婚程序也很快摆上了议事日程。这本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,但当时的我却犯起愁来。

首先是见面礼。按照龙南的习俗,结婚之前,男方的母亲要带

白鹿过江的地方

□罗荣

樟树林

沿着堤岸行走,我为夹江的茂林所震撼。那些耸入云天的大树,滴着浓翠,逶迤着去向远方。林中之树大多是古樟,间有少量的荷树和松树,也有合抱粗。此前,我路过的璜村、山梓、大雅坪、大洲塘、江口,看见的都是大樟树。虬劲的古樟,把一座座村庄围裹起来。

是地域使然,还是这里的人酷爱樟树?我想应该两者兼具。沿河温暖湿润的气候,适合樟树生长,而沿河找食谋生的人,需要樟树助力。大河边的冲积地带,全是沙壤,土、肥极易流失,耕种产量低,且每年都要遭受几次洪灾侵扰,往往失种失收。那时,依白鹿江而居的人,吃水上饭的自然很多。宁都旧时的船夫,大抵都是“阳都客”。县城(雪竹坪)的梅江岸上,有过一座造船厂,古阳都的白鹿江畔,也有过一座造船厂,造船的,都是白鹿营人。造船的材料,即是樟树。樟树木质致密,耐浸防虫,造出的船结实坚固。船有单桅、双桅、多桅,有纵帆、横帆。船的名目,有鸬滩子、

我的结婚故事

□钟佐华

着男孩到女方家,给女孩一定数额的见面礼。由于我母亲走得早,长嫂为母,我回老家和大嫂商量,大嫂非常乐意接下了这门差事。最让我犯愁的是见面礼,和丈母娘商定的数额,在当时来说是少之又少的了,可我还是有困难。记得那天一早,我和妻子一起去购买礼品,她见我面存忧虑,便带我到银行,从工资存折里取出一沓现金,塞在我的手里,说:“这就当你给我的见面礼吧。”我的心里五味杂陈,但总算过了第一关。

其次是订婚程序。按照龙南的习俗,订婚当天,女方要佩戴男方买的首饰。在这之前,我也带着妻子跑过几家首饰店,但妻子总是以“这个太贵”“那个不好看”拒绝了,最后她说戴自己

起根子、采根子、鸭婆子、三块板、龙舟、渔船、划子。

清代之前,宁都陆运几无,物资进出全靠水运。出的是山货、稻米、夏布、红糖、烟叶、土纸、钨砂;进的是咸盐、棉布、药品、洋油等。帆船不舍昼夜,行于水道。查阅志书,清代,宁都赋谷从梅江和白鹿江进入贡江、赣江,经淮安,转运至京师,仅道光四年(公元1824年),就征调漕粮一万二千余石,其中调运淮安六千石。而撑船的,大多都是白鹿营人。

白鹿江和梅江浪急涛高,水道险峻。白鹿江上游,滩礁林立,有龙头滩、龙身滩、三门滩、回龙滩。与梅江合流后,下游有仙人瓮滩、凉石滩、卧龙驼背滩、鸭婆石滩、鲤鱼石滩、坳子上滩、廖村渡滩、狗肠滩、狗肚滩、剪刀滩、白沙角滩、灵牌石滩、黄泉口滩、老鸹口滩、门斗石滩、棺材石滩……多少滩哪!这些险滩之名,是不是白鹿营的船夫起的?清顺治年间,宁都知县宋必达认为一些滩名不雅亦不祥,曾作了修改,比如改“黄泉口滩”为“吉祥滩”,改“棺材石滩”为“财富滩”,可惜叫不响亮。

滩叫什么名打什么紧?要紧的,是过滩。白鹿营船夫过急流险滩,有一手绝技,称为“三下半竹篙”:篙头点前,对正方向。篙头点左,避开礁石。篙头点后,船飞过滩。一般的船夫过滩,则先准备几捆柴杈,过滩时,将柴捆吊在船尾,作拖曳减速作用,滩师撑头篙,船工齐协力,一艘艘船上滩下滩,顺水而去。

白鹿营船夫多,纤夫更多。拉船溯水而上,汗水汨汨流淌。浪急险要之处,一根主绳,几十根背绳,哼哼嗨嗨的号子,盖过喧腾的涛声。拉纤的人,脚下要稳,倘失足落水,人眨眼间就没了踪影。

河岸边的樟树,百年千年地活下来,种子落地,发芽繁衍,生生不息。白鹿营的人,世世代代守着两条河流,一方土地,就长成了河边蓊蓊郁郁枝干粗壮的大树。

以前买的首饰就行,我没细问,高高兴兴地举办了订婚仪式。结婚几年后我才知道,订婚当天妻子佩戴的首饰,是妻子向她姐姐借的。

终于等到结婚的大喜日子。婚房是我单位的公租房,简单而温馨。我安排几个发小组成迎亲队伍,按照之前的约定,如数包好结婚礼金。当地的习俗,女儿出嫁之日女方会“闹婚”,意为“越闹越发”。虽然我准备了备用金给迎亲队伍,但离女方亲戚提出的数额差得远。迎亲人员着实为难了,这时,妻子当场折自己的红包,补齐迎亲礼金。

之后的日子里,每当说起迎亲“闹婚”的事情,我的发小总是乐此不疲地称赞我的妻子,说是他见过的最通情达理、最贤惠的女子,每每听到这些,我心里的庆幸之感便油然而生。

这就是我和妻子从认识到结为夫妻的全过程,没有豪言壮语,没有海誓山盟,一切均在相互体谅、相互尊重中解决了“没钱结婚、没房结婚”的问题。婚后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好转,我通过每年的结婚纪念日、七夕等节日,把现在年轻人所追求的礼节一一补齐,让她成为一个真正幸福的女人。

现在,我和妻子结婚二十多年,她秉承着她的温柔贤惠相夫教子,我怀着对妻子的感激和挚爱,用心经营着我们的家庭,虽然没有什么大富大贵,但家里时刻洋溢着关心和体贴、幸福和快乐。

绿原香樟

□刁肇华

香樟树,伫立在赣南大地上的普通树,长在高山河畔,立在街边村口,装点着这片滚烫的红土圣地,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前不久,我与数位友人相约来到将军县兴国,走进东村乡和兴莲乡,近距离观赏了香樟树的风姿。

兴莲乡官田村,耸立着一座高入云端的山峰,高山之下是碧绿的农田和古老的村庄。村前有一条小溪河,缓缓地流过村庄注入平江河。小溪的岸上香樟密布,在香樟的遮掩之下,几座古旧的祠堂、山庙、老屋,错落有致地分布乡村之间,这就是中央红军兵工厂旧址群。据村里的老人说,当年国民党的敌机飞临官田村上空,意欲轰炸兵工厂,由于兵工厂被香樟等树木遮盖,敌机找不准目标,又害怕撞山,不敢逼近侦察投弹,他们投下的炸弹只在溪河上爆炸,兵工厂却安然无恙。香樟树,见证了人民军工的发展奇迹。

下午,我们来到了兴莲乡忠山村小月排,前往游览横跨东村与兴莲两乡的东兴水库。东兴水库建成于2006年,风景秀丽,是远近闻名的“小三峡”。在当地村干部的陪同下,我们从小月排的码头登上了木排,顺河而下,步入山色空蒙、波光潋滟的水库之中。在两岸青山的簇拥之下,平江河的水面逐渐宽阔起来。随着木排的前行,巍峨的山峰不断后移,夏日的风拂面而来,顿把一身的闷热吹散。

木排在河上卷起细微的波浪,翠绿青山倒映在河上,把河水染成摄人心魂的墨绿,让人感觉自己的魂灵都已被吸走,直至无法自拔地沉醉。河面上不时泛起点点圆圈,我以为天空下雨了,把头探出木排的顶棚,却发现碧空如洗,无一缕蚕丝。细细一想,原来是水底的气泡冲破阻挠,闪现在河面之上,形成一道奇异的景观。

随着木排劈波前行,映入眼帘的是两岸对峙的青山,延绵不断。孕育东兴水库的鯉公寨为武夷山余脉,鯉公寨林深树密,所蓄之水注入湍流不入息的平江河,成形这浩瀚的水库。平江河两岸山势险峻,层叠叠嶂,各种树木或长于山坡或生在石缝,成为东兴水库碧波之上的林海奇峰。在众多的树木之中,香樟树依旧是这层林之中最为抢眼的树种,它们高大、俊美、挺拔。

木排行止官田村水口,我们弃排登岸。站在岸边举目四望,只见山山岭岭香樟林立,形成香樟夹水的美好图景。这时我才明白,平江河两岸的青山之中,有了香樟树的傲然挺立,就有了这如梦如诗的绿色,就有了这让人烦忧顷刻消解的天下仙境。

迎着夕阳,我们驱车来到小洞村的一座农庄。农庄建在山坡上,农庄的入口及背后的山岭上,也挺立着一棵棵香樟树。在茂密的树荫之下,静卧着一栋四扇三间的土坯房。土坯房左侧,一座新民宿正在热火朝天地兴建中,据悉,建成后将有20多间标准客房迎接进山休闲的客人。

农庄的主人叫叶向阳,原是赣州市的一名普通工人,因2001年的一场车祸,跌进人生的谷底——车祸造成他高位截瘫,永远地坐在了轮椅之上。他痛苦得哭过,想过放弃,但最终他勇敢地直面人生,回乡搞起了循环种植养殖。通过艰苦奋斗,叶向阳不仅告别了贫困,还成立了“红阳春种养专业合作社”,带领村民走上了富裕路。

初见叶向阳,他安静地坐在轮椅上,笑容灿烂,面目慈祥,仿佛二十多年前的那场灾难从来没有发生过。他的从容让我心头一酸,一种敬畏氤氲在我的心怀。他多么像这片土地上的香樟树啊,向阳而生,顽强长着,在这片有过苦难、充满希望的土地上,向美好的未来进发。

再见了,兴国绿原上的香樟,你出现在我的梦里,我却遗落在你的土里。